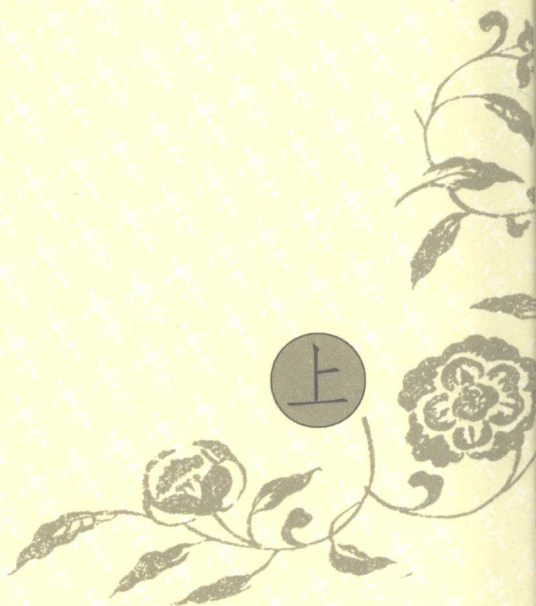


宋金元詞話全編

鄧子勉
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宋金元詞話今

鄧子勉 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叢刊

社

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金元詞話全編/鄧子勉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729-217-3

I. 宋… II. 鄧… III. 詞話(文學)—中國—宋金元
時代 IV. I20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83121 號

- 書 名 宋金元詞話全編
編 者 鄧子勉
責任編輯 卞 岐 韓鳳冉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印 刷 金壇古籍印刷廠
金壇市晨風路 186 號 郵編 213200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73.125
字 數 157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217-3
定 價 260.00 圓(全三冊)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9—82338389)

序

詞的創作，自兩宋始大盛。因此對詞的研究，也就成了後人研究宋代文學的一個熱點。與詩文比較而言，宋元人撰寫的詞學專著是屈指可數的，今僅存有王灼的《碧雞漫志》、張炎의《詞源》、沈義父的《樂府指迷》、陸輔之的《詞旨》，凡四種，字數在四五萬之間。據文獻記載，已知的還有楊繪的《時賢本事曲子集》、楊湜的《古今詞話》、晁補之的《飢齋說》、朱弁的《續飢齋說》、趙威伯的《詩餘話》、鮑陽居士《復雅歌詞》、張侃的《詞話》等，這些著作原書均佚。唐圭璋先生的《詞話叢編》收錄了十三家宋元人詞學著作，除上述四家外，其餘的九家均爲後人所輯錄。民國以來，海內外輯錄宋人詞話的專著屢有出版問世，凡此不僅使後人減少了翻檢之勞，也爲學術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就其價值來說，略而言之有四點：

其一、在理論方面。宋元詞學專著所存是寥寥無幾的，但宋金元人論詞的話語和文章却是可觀的，把這些談及詞的文字輯錄在一起，有助於較爲全面地瞭解宋金元時期的詞學思潮、詞人活動等，

掌握由北宋及金代到南宋以及元朝，詞學觀的發展、承繼和演變的情況。

其二、在出版方面。宋元時期圖書出版業發達，詞集的刊印在南宋時呈現出旺盛的局面，已知的詞集叢編有《百家詞》、《典雅詞》、《琴趣外編》、《六十家詞》等，均曾刊印問世，現今留存下來的宋金元時期刻印的詞集是極少的，宋金元人論及詞集的編印及其相關問題的文字，則有助於今人瞭解當時詞集出版的情況，包括書商的運作及其編輯的規模、質量等。

其三、在典事方面。古人談論詩詞的話語中，涉及到作品的本事往往佔多數，宋金元人詞話也是如此，這為人們對詞作的背景、詞人的行蹟、詞語的用意等的解讀提供了幫助。

其四、在校勘方面。宋金元時期刊印的詞學著作留存至今者頗為罕見，而同一作家詞集有兩種或兩種以上刻本的更是難尋；所見多為宋元以後，尤以明末至清及近代刊印的為大宗。而宋元人詞話中記載了不少詞作的異文，其中不少是作者的原文，在宋金元刊刻的詞集稀缺的情況下，其校勘價值無疑顯得更為重要了。

子勉早年在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工作，他的碩士論文是論宋代詞人朱敦儒的，因此在宋詞方面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工作之餘，也從事着宋金元人詞話資料的輯錄和抄寫，至今已有了十餘年了。數年前，他到復旦大學深造，撰寫的博士論文是《宋金元詞籍文獻研究》，與此同時，對這方面資料的蒐集工作仍在繼續。這是件苦差事，但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所編《宋金元詞話全編》今書稿已成，全書共錄宋金元人詞話五百八十餘家，凡四千二百餘則，總字數超過了一百萬。這是輯錄宋金元人詞話資

料較爲全面、較爲豐富的一部書，並且注明出處、標示版本，其便於宋金元詞學的研究，這是不言而喻的。如今此書即將付梓，予樂觀其成，是爲序。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日

序

三

前言

兩宋以來，詩文評著作大盛，後人或統稱作詩話、文話、詞話、曲話等，所謂「話」者，交談、議論之意，它比較形象地說明了古人評議文藝的言論中反映出的隨意性、即時性、不確定性等特點，這些著作也就成為人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理論的寶庫。古代中國為詩的王國，詩話最盛，其次是文話，再次為詞話、曲話、賦話等。為了便於使用，後人遂有編輯之舉，其中規模較大的，詩話有清何文煥的《歷代詩話》、丁福保的《歷代詩話續編》和《清詩話》、郭紹虞的《清詩話續編》、張寅彭的《民國詩話》等，詞話有唐圭璋的《詞話叢編》，文話有王水照師的《歷代文話》。以上諸書收錄的多是專著，或成卷的相關著作。隨着學術研究的深入和細化，人們對於前人著作中非專著、不成卷的評議詩、文、詞、曲、賦等話語，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因其散見各處，收集不易，使用也不易，又有了輯逸編全之舉，規模較大的如吳文治先生主編的《宋詩話全編》、《遼金元詩話全編》、《明詩話全編》等，方便了學人的使用，有裨於現代學術的繁榮。

詞學專著出現於北宋，較詩話、文話來說是小字輩，不僅數量稀少，而且質量高的也是屈指可

數。現存完整的宋元人詞學專著僅四種，所有字數加起來，也不過四五萬。比起明清以來現存的詞學專著，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不過，散見於宋金元人著作中的詞話卻不少，對此，民國以來，海內外學者即有輯錄之舉，如夏敬觀的《彙輯宋人詞話》、日人青山宏的《宋人詞話集》、施蟄存等《宋元詞話》等等。本書的編輯，主要有賴於散見在宋金元人各類著作中談詞論曲的話，虽片言只語，也盡可能地予以網羅，以其珍稀難尋的原故。本書輯錄了宋金元人五百八十餘家的詞話，共計四千二百餘則。以下就本書所涉及到的各時期詞話的存錄情況及其詞學思想等作一簡略說明。

一、北宋詞話

詞話專著最早出現在北宋，見於文獻記載的有數種，但都未能保存下來，此就所知概述如下：

其一、楊繪《本事曲子集》。楊繪，字元素，與蘇軾交往密切，其書或名《本事集》、《本事詞》等。蘇軾《與楊元素》云：「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閒居之鼓吹也。然竊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軾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知此時尚爲未完之稿，以東坡所預言，其書當有一定的規模。見於宋元人引述的有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近體樂府二《漁家傲》注以及吳曾《能改齋漫錄》、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陳元靚《歲時廣記》、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祝穆等《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李治《敬齋古今劄》等，均未言卷數。其中歐陽修《漁家傲》注有「京本」云云，知北宋有刻本。又尤袤《遂初

堂書目》載有《本事曲》，未標卷數及版本，知南宋時此書尚存。現有趙萬里輯本，存《詞話叢編》中。

其二、楊湜《詞話》，或作《古今詞話》。楊湜其人事蹟不詳，一般認為他生活在南北宋之交。考《說郛》本《青箱雜記》有「楊湜《詞話》載溫公《西江月》詞」云云，《青箱雜記》爲吳處厚撰，吳氏爲宋仁宗皇祐五年（一〇五三）進士，知楊湜也應是北宋時期的人。《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有「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知有刻本行世，未言卷數。《苕溪漁隱叢話》、《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歲時廣記》等書多有引錄。按清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宋元雜板書」載《古今詞話》十卷，不知是否即楊湜書？考《欽定詞譜》有四處引錄了楊氏之書，即卷五《謁金門》釋詞調、卷十六無名氏《簷前鐵》「悄無人」、卷二十無名氏《迷仙引》「春陰霽古」和林外《洞仙歌》「飛梁敲水」，或清初此書仍存。現有趙萬里輯本，存《詞話叢編》中。

其三、晁補之《飢皸說》。朱弁《續飢皸說·叙》（高宗紹興十二年）云：「予居東里，或有示予晁無咎《飢皸說》二卷，其大概多論樂府歌詞，皆近世人所爲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於朱弁《飢皸說》云：「《飢皸說》者，以續晁無咎詞話，而晁書未見。」知爲詞話專著。今不存。

此外《欽定詞譜》卷十二無名氏《瑞鷓鴣》「臨鸞常恁整妝梅」引錄有《姑溪詞話》云云，卷二十六張翥《陌上花》「關山夢裏歸來」引錄有《東坡詞話》云云，所謂《姑溪詞話》、《東坡詞話》，未見宋人提及，編者時代不詳，北宋時期的詞話專著所知大體如此。

本書所輯北宋人詞話六十餘家，共計五百四十餘則。就內容而言，詞話多以記本事爲主。價值

較高的當屬蘇軾及蘇門弟子的言論，本書輯錄諸人詞話情況如左：蘇軾，四十餘則；黃庭堅，五十則；李之儀，十四則；秦觀，一則；陳師道，十六則；張耒，五則；李廌，一則。其中晁補之現存著作中未見有論詞之話，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等錄有其論北宋諸名流樂章的片段，文獻價值較高，可能爲其《飢齋說》中之物。此外還有趙令時，與蘇軾交遊甚厚，論詞之話也有二十五則。

蘇軾及蘇門弟子論詞的話不僅多，而且多能從學理的角度展開討論。除秦觀、李廌外，其他人詞話中亦多有可圈點處。北宋中期，詞壇上發生了一次論爭，主導者就是蘇軾，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爲詞體定位。興盛于晚唐五代的詞，以其側豔之曲、香軟之音而著稱，成爲人們在樽前花下遣興娛賓、流連光景的工具。蘇軾等人之前，人們對詞的性質及功能的看法，大體不出此。引起蘇軾等人重新審視詞體的定位問題，其導火線，可溯源至宋仁宗對柳永詞態度的轉變，柳詞是以其「羈旅窮愁之詞」、「閨門淫媒之語」而著稱（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引《藝苑雌黃》），至有「作新樂府，飢餓從俗，天下詠之」（見《後山詩話》）。柳詞不僅在市井百姓中有市場，而且也爲文人士大夫所激賞，其影響至少是貫穿北宋的，並且在仁宗朝達到高峰。而其影響的回落，也與仁宗有關。據宋人有關著述記載，仁宗是喜歡聽唱柳詞的，這是因爲柳詞有效地反映了仁宗一朝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引起仁宗的反感，卻是源自柳永所獻《醉蓬萊》一詞動機的不純和措詞的欠妥（參見《後山詩話》、《澠水燕談錄》卷八、《避暑錄話》卷下等所載），由此引發了對其品行的非議。仁宗態度的轉變，直接影響了文人士大夫對柳永其人其詞的看法。柳永及其詞作的被否認，只是局限於文人士大夫層面

上。明確表態，提出對柳詞否定的是蘇軾，其《與鮮於子駿》云：「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柳永，行第七，文中表達了己詞不受柳氏風格的影響而自得的心態，這不僅僅是蘇軾本人自我感覺的問題，而且也是當時世俗的一種看法。仁宗態度的轉變，使詞的發展走向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如何引導詞之創作的走向就是一個問題，何況柳詞的影響並不是輕易就能消除的。蘇軾敢爲人先，借助這個時機，意在推銷其創作詞的新理念。起初，蘇門弟子中也多有不以爲然者，如李之儀《跋吳師道小詞》、晁無咎評本朝樂章、陳師道《後山詩話》等，都表達了對蘇詞去本色的化，而後出現了變化，也就是詞體對詩體的認同。蘇軾在《祭張子野文》和《與蔡景繁》等文中提出了詞爲詩之流，黃庭堅《答徐甥師川》一文也表達了這種看法，即在對詞的定位上，首先認定詞體是詩體的派生，或者可以這麼說，詞就是詩。以詩爲詞，不僅僅是蘇、黃一二人之所爲，實際上已成了時尚，李易安《詞論》中評晏殊、歐陽修、蘇軾等詞就有「皆句讀不葺之詩爾」之說，黃庭堅在《小山詞序》也云晏幾道詞「寓以詩人之句法」。只是蘇軾在詞的創作過程中，更多的是有意識地引向對詩體的認同。其後，蘇門弟子中也有受其影響的，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云：「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制得七八。」現存的詞作也說明了這一點。蘇軾及其門弟子的詞學論爭，雖因北宋末黨禁等因素而暫告一段落，但對南宋詞學觀趨於雅化，有開啟之功。

蘇門弟子中還有李格非，筆者以爲署名爲李易安的《詞論》，應該出自其手。筆者有專文考述，載拙著《宋金元詞籍文獻研究》（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略說如左：《詞論》一文，最早見於《荅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題作李易安云云，《詞論》一名是今人所加。胡仔引文時並未確指李易安就是李清照，從現存文獻來看，明確指出《詞論》爲李清照所作是宋以後的事。明以前，《詞論》並未引起學術界多少注意，入清後，或以爲是李清照之言，而現代學術界多持有歧議。據元人陳世隆《宋詩拾遺》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自號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亦號易安，而李清照爲格非女，易安之號本於室齋名（如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打馬圖序》、《金石錄後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稱），這個室齋名疑最初爲李格非所用，而後爲其女李清照沿用。應該說，《詞論》一文從行文風格、內容觀點等方面涉及的諸種問題，與李清照有矛盾處頗多，而與李格非卻無矛盾。李格非詩文集今不存，惠洪《冷齋夜話》卷三和彭乘《墨客揮犀》卷八等均稱「李格非善論文章」云云，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引有大段文字，爲李格非論漢至北宋諸名家文章，與《詞論》比照，不難看出兩者間行文風格確有相通之處，不乏調侃嘲謔之口吻。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三十《有竹堂記》云格非爲太學正時：「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爲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強嘲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可知李格非非常有遊戲筆墨之文，無事不說，無物不論，形容強嘲而評之，以致其欣悅之情，《詞論》或者也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另外拿《詞論》和晁補

之的論詞之言、李之儀《跋吳師道小詞》等文比照，其間所論及的話題多相同，觀點也有相似的，應是蘇軾及其門弟子對詞的相關問題進行評議的產物，它不是孤立的，只是各抒己見罷了。

除蘇軾及其門弟子外，北宋時論詞較重要的還有陳世修的《陽春集叙》，文中提出詞的功能有二：其一是娛賓遣興，其二是吟詠性情，前者有「外王」之意，後者有「內圣」之功。其後晏幾道《小山詞》自序也云詞可以「叙其所懷，期以自娛」，意思大體相同。又有黃裳，其論詞體現了儒家的詩學觀，這在《演山居士新詞序》說得很明白，主張詞應「清淡而正」，即去其靡麗輕俗，代之以醇厚雅正，有補於世風，強調的是儒家詩教觀，至於是否符合詞樂、格律，以及悅人耳目，則在其次。就內容來說，也不是傳統上的男女之情、風月之筆。正是因為如此，他在《書樂章集後》云：「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熹（當爲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以這種角度來看重柳詞，較之於當時文人士大夫之貶損柳詞的偏激做法，還是有所不爲的。黃氏略後於蘇軾，他是以儒家的詩教觀來評判詞，在詞學觀上較蘇氏走得更遠。以儒家詩教觀來審視詞，南宋詞集序跋文中屢見不鮮，應該說黃裳是始作俑者。

二、南宋詞話

從詞學發展的角度來說，宋詞的強盛期是在南宋。有兩點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其一、人們對詞

的看法有了轉變，詞自來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文體，作為一種有效的應酬交際的工具，北宋名流們也喜歡作詞，但用是用，決不珍視，也就有所謂的隨掃其蹟的舉動。同樣，在編輯和出版個人全集時，也不把詞收進其中。現今看到的北宋名家全集中收有詞，如歐陽修、王安石等人，這是因為其集多是在南宋時刊印的，尤其是南宋中後期，收詞入全集已經普遍，說明了人們對詞的看法大有改變。其二、各類詞集的大量刊印和傳抄，這是為北宋所不及的，略述於左：一、詞集叢編，已知就有《百家詞》、《琴趣外篇》、《典雅詞》、《六十家詞》，所收詞集，不計重復，已在百種以上。二、單行本詞集的大量出現，據筆者考證統計（詳拙著《宋金元詞籍文獻研究》一書，以下均同），北宋有二十餘家，南宋有八十餘家，尚不包括某一詞集的多種版本。就已知的南北宋一百多家詞集來看，其中有刊本，也有稿本（或抄本），刊本多為南宋時所刻，其中或是叢編零種本，只是不易辨識了，均歸於此。三、詞集選本的大量編印，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九《新城饒克明詞集序》云：「樂府有集，自《花間》始，皆唐詞，《蘭畹集》多唐末宋初詞，曾慥集《雅詞》，近年趙聞禮集《陽春白雪》，他如稱『大成』，稱『妙選』，數十家。」劉氏為宋末元初人，所云為南宋時期的詞集選本編印的情況，據筆者考證統計，已知北宋有兩種，南宋有二十餘種。四、全集中收入詞，這種現象已是很普遍了，據筆者考證統計，北宋有二十餘家，南宋有一百餘家，其中北宋的集子刊印多是在南宋時期。

以上統計，只是以現知的兩宋人著作為基礎，至少說明詞學的繁榮不是孤立的，是詞學觀的轉變、創作激情的高漲、讀者的需求、書商的操作等互相作用的結果；與此同時，詞話學著作也是大量

產生。南宋時期的詞話類專著現存不多，所知有：

其一、朱弁《續鵲陂說》。見朱弁《續鵲陂說·叙》（紹興十二年），未言卷數，版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於朱弁《鵲陂說》云：「《鵲陂說》者，以續晁無咎詞話，而晁書未見。」今不存。

其二、王灼《碧雞漫志》。前有作者高宗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序，云紹興十五年，客寄成都碧雞坊妙勝院，追昔平日論說而成。涉及詞樂的衍變、詞調本事、詞壇掌故，以及對北宋詞作家的品評等。今存有一卷本和五卷本兩種，五卷本爲足本，出自清鮑氏知不足齋，有鮑氏刊本。

其三、銅陽居士《復雅歌詞》。此書或又歸於詞集選本，此據《詞話叢編》歸於此。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載《復雅歌詞》五十卷，版本不詳。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自序云：「《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知其規模龐大。《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十一錄有《復雅歌詞序》，爲節略文（按《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四也有引錄，注採自《能改齋漫錄》，未標明爲《復雅歌詞序》，且文字也不及此多）。宋元人編的諸種類書如《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歲時廣記》等多引錄有其書。趙萬里云：「明刻《重校北西廂記》引李邴《調笑令》，云出《復雅歌詞·後集》，知其書又分前後集。觀陳元靚《歲時廣記》所引，知其體例與《本事曲字集》、《古今詞話》及《本事詞》、《詩詞記事》相類似，同可視爲最古之詞林記事。」按《欽定詞譜》卷二於秦觀《憶王孫》「萋萋芳草」云：「雙調五十四字者，見《復雅歌詞》。」又卷二十八於無名氏《惜寒梅》「看盡千花」云「調見《復雅歌詞》」，知清初內府或藏有此書。

其四、張侃《拙軒詞話》。《張氏拙軒集》卷五《跋揀詞》云：「予監金台之次年，榷酒之暇，取向所錄前人詞，別寫一通，及數年來議論之涉於詞者附焉。」知爲詞選集，附有詞話，今存。序有「紹熙四年」云云，書或編成於宋光宗時。周泳先《唐宋金元詞鉤沉》於《揀詞詞話》云：「是《揀詞》爲張氏所輯詞選之總稱揀詞，即選揀詞，猶言詞選也。此二十餘則涉於詞者之論詞雜記，即爲附於《揀詞》後之詞話。所惜者，此古詞選不唯不傳於今世，即各家書目亦未見有著錄，致不能推知其內容。」《詞話叢編》存錄，名曰《拙軒詞話》。

其五、趙威伯《詩餘話》。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九「誠齋、白石之評」條，又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卷五於呂居仁《詠秋後竹夫人》詩附引錄有趙威伯《詩餘話》云云。考《文淵閣書目》卷二載有《趙威伯詩話》一部，又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六十二「白石」條引《趙威伯詩話》云云，知趙伯威當爲趙威伯之訛。

其六、佚名《蕙畝拾英錄》。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十一、卷三十五，按《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五引錄有《蕙畝拾英集》，載張熙妻王氏作《菩薩蠻》詞。

其七、張炎《詞源》。見《故宮善本書目》「宛委別藏書目」，作「影寫元抄本」，今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有清乾隆影元抄本。此書爲張炎晚年所作，也就是入元後的論著。此書今存，二卷，上卷論詞樂律呂，下卷論詞體特點、寫作方法、字詞運用等。

其八、沈義父《樂府指迷》。此書今存，前有自序，稱理宗淳祐初，識翁元龍、吳文英，相與酬唱，

因講論作詞之法，凡二十九則，論詞以周邦彥爲宗。

另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十一附有「中興詞話」，凡十六則，爲輯錄黃昇論詞之話，今存。又《欽定詞譜》卷二十三於周邦彥《浣溪沙慢》「水竹舊院落」注有「今依《若溪詞話》訂正」云云，《若溪詞話》疑爲後人輯錄《若溪漁隱叢話》論詞之言而成，不知編成於何時？

本書所輯南宋人詞話三百七十餘家，共計二千九百八十餘則，是北宋時期的五倍多。由此也可見南宋詞學之盛，不僅僅是各類詞集的大量刊印，人們品評詞作的興趣也日漸濃厚。當然，其中大量的仍以記載本事爲主，有辨析，有考證，也有論理。現存的《碧雞漫志》、《詞源》、《樂府指迷》等詞學專著，已爲衆人所熟知，本書予以全文逐錄。至於其他，依採錄書類別的不同，各擇其一，略爲概說於下：

其一、詩文評類著作，以胡仔詞話爲代表。胡仔編有《若溪漁隱叢話》，此書爲詩話，分前、後集。前集六十卷，成於高宗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後集四十卷，成於孝宗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其書多錄前人及時人之言，附以己見。所論以詩歌爲主，兼及詞。如前集卷五十九、後集卷三十九專論長短句，凡四十九則，而此書所載詞話實不止此。按《欽定詞譜》卷十二《瑞鷓鴣》引錄有《若溪詞話》云云，輯者不詳。本稿於其專論長短句的二卷外另輯得詞話一百六十餘則，合計共得二百十三則。就其特色而言有二：一、保存文獻。《若溪漁隱叢話》中引錄的書極其繁富，就詞話而言，引述較多的如《復齋漫錄》，有二十九處，其中不少價值較高，如晁補之評北宋諸名家樂章的言論，即出自此